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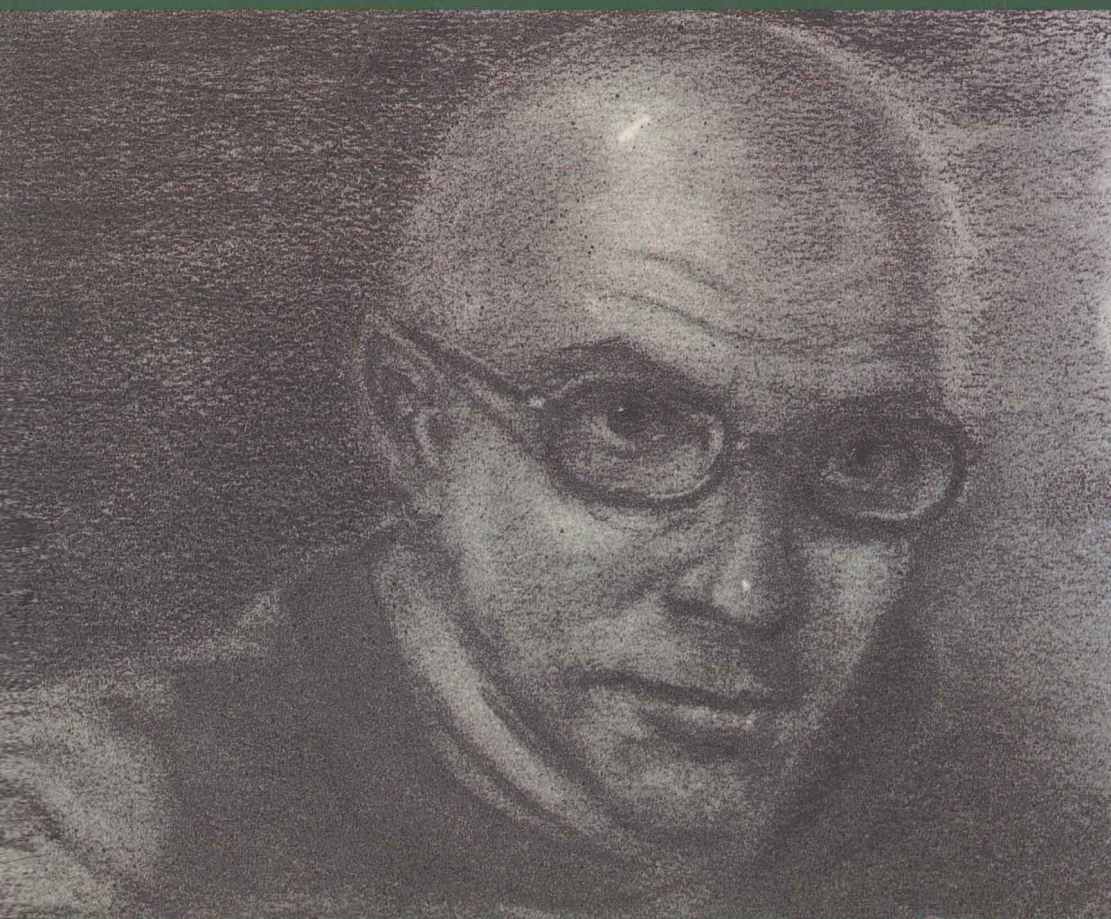
MICHEL FOUCAULT

傅 柯

國立編譯館 主譯

Barry Smart / 著

蔡 采 秀 / 譯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傅 柯

Michel Foucault

Barry Smart 著

蔡采秀 譯

Michel Foucault

Copyright © 1985 Barry Smar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cooperated wit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8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立編譯館主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傅柯／Barry Smart 著：蔡采秀譯．--一版．--臺北市：巨流，1998〔民87〕

面；公分

含索引

譯自：Michel Foucault

ISBN 957-732-099-6(平裝)

1. 傅柯 (Foucault, Michel)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6.79

87014807

傅 柯

原著：Michel Foucault

原著者：Barry Smart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蔡采秀

編輯部：106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撥：郵政劃撥帳號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099-6 (平裝)

2004年2月初版三刷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譯者簡介 ●

蔡采秀

現 職：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1995.12～）

學經歷：

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1995.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約聘助研究員（1995.1～
1995.6）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育學部客員研究員（1995.7～
1995.12）

翻譯及論文：

《曼海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傅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

《都市性、殖民主義與世界經濟：世界都市體系的文化與空間》（Anthony King 原著）。國立編譯館（出版中）。

發表於各種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共達十餘篇。

目 錄

譯者序 001

編者言 003

序言和謝辭 007

「閱讀」傅柯 蔡采秀 009

如何閱讀 012

傅柯的作品 016

傅柯的理論關懷與定位 017

貝瑞·史馬特的「閱讀」角度 024

譯者的「閱讀」角度 027

閱讀者的角度 031

導 言 035

第 1 章 主要論點和主題 047

論監禁——瘋狂、理性和療養院 049

診所的誕生 061

人文科學的考古學 069

一種論述的理論 078

從考古學到系譜學 084

第 2 章 方法和分析的問題 093

考古學 095

考古學和科學 099

系譜學 105

科學與批判 114

論知識份子 124

第 3 章 權力主體，知識客體 131

教化與懲罰 136

權力、知識和身體 138

權力 140

教化技術與懲罰的實踐 146

教化 153

安身網絡和人文科學的形成 163

論性的主體	166
性和壓抑	169
性的階級	176
生命之上的權力	179
客體化、主體化與人文科學	184
主體的系譜學	187
自我的文化	198

第 4 章 國家、反抗與理性 209

權力與國家	211
論統治	220
反抗的問題	227
理性的形式	233

進一步讀物的建議 247

索 引 251

譯者序

這本書的翻譯從完成到出版，歷經了幾番波折。它原來是政大國關中心的陳璋津先生為遠流出版公司所負責規劃的翻譯著作之一；早在一九九三年譯者尚為博士論文忙得焦頭爛額時，即已勉力完成，但完成後卻因遠流的改變計畫而遭擱置。

後來，一九九四年，在台大社會系老師葉啓政教授的引介下，巨流圖書公司的熊嶺先生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經商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教授加以校閱，但為求譯筆更臻明白順暢起見，在一九九五年，譯者獲得橫濱海外交流協會的研究獎助，前往日本從事研究，利用在日時間逐字逐句修改一遍。以後，復經向原出版公司辦理中文版授權事宜，並由巨流公司向國立編譯館申請合作出版，終於讓這本書誕生。

因此，它今天能夠問世，首先要感謝葉啓政老師的熱心引介，以及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一貫的出版意願。另外，巨流前總編輯劉鈐佑先生花費相當的心力，斧正第一章及第二章部分譯文，提高了可讀性；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的蕭新煌老師在百忙中慨允校閱全書，

以及任教於東吳大學的學長蔡錦昌教授對於若干法文的
譯註和譯音，提供了若干寶貴的修改意見，謹在此一併
致謝。

編者言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就像許多二十世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一樣，總是要避免被貼上某種狹隘的標籤，將他牢牢地歸類在某種或其他現有的社會科學學科當中。例如，他就曾經很明白的反駁說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不論是「關鍵性的」或是其他什麼的想法。然而，就像馬克思（Marx）和佛洛伊德（Freud）——或者是較近代的批判理論學者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一樣，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學家有什麼頭銜或職位，而是在於他們受到質疑的作品是否在社會學領域造成什麼重大的衝擊。當然，現在要說傅柯對社會學的影響會像馬克思、佛洛伊德，或者甚至是馬庫色一樣那麼久遠，顯然還是太早——但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研究途徑和主題曾經是，而且將來也一直會對社會學具有重大意義。尤其是，他對所有現代形式的個體性發展，特別是個體在一種權力關係網絡建構中的發展；毫無疑問的，這使他的作品就是具有社會學的重大意義。這樣說並不是要把傅柯歸類為那種尚未被發掘，或者甚至是那種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學家——因

爲他很小心地把自己的分析方式和所有其他傳統的知識類別區分開來；這樣說是要指出，他的主要論旨觸及到

8 社會學的許多核心主題和矛盾。就像貝瑞·史馬特（Barry Smart）在他頗具見解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傅柯的作品有很多是在討論他書中最爲關心的一個領域——權力關係的概念與分析。

很多讀者——（尤其是那些對傅柯作品了解有限的讀者）將會發現，很有趣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所具有的創造力和原創性。雖然我們很難從他的作品中很詳細的來說明這一點；但是，很顯然的，傅柯在他的知識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邊緣人」（marginal man）。這即使從他建立概念和理論的影響力相較於馬克思、佛洛伊德和尼采（Nietzsche）來看，顯然也是如此。他「邊緣性格」的豐富只能從他很快的崛起於法國的知識界，和他的觀念很快的流傳開來解釋。在他一九八四年過世時，年五十八歲，但已在哲學——歷史觀念的深刻原創性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然而，如果僅是將他標定爲哲學家——歷史學家，這對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廣度和視野又不太公平。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會讓人想起韋伯（Max Weber）的作品。

韋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看成是討論西方文明特徵的一連串論文——他特別關心的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理性

化趨勢。資本主義、現代的官僚組織、城市、法律、宗教、藝術以及音樂——依據韋伯的說法，所有的發展都是朝向一種單一的普遍理性化過程，這使得西方社會和文化具有特殊的結構和形式。傅柯的出發點雖然如韋伯完全大異其趣，但是他所有作品卻可以看成是一連串討論許多現代社會的重要領域所出現的特殊理性的論文。對傅柯而言，顯然並沒有全面的理性化過程，只有一些理性化形式顯現的關鍵「遺跡」。他的研究對象和韋伯有些不同：他對思想背後所蘊含的組織模式分析，絕大部份都是擺在權力和知識的關係上，透過這些關係，人類被轉化成主體；然而，韋伯可以說是關心工具——目的理性對社會生活的宰制。對韋伯而言，理性的「鐵牢籠」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避免的，但傅柯卻承認有可能（乃至是有機會）來反抗那些由理性所創造出來的權力科技。

傅柯一直都否認他的作品是在處理「整體性」，或是想要建立世界性，或甚至是系統性理論的地位。就某個層面而言，他的研究取向是直接擺在，世界性理論的普遍「可能性」本身如何變成人類科學，開始對人類主體進行權力運作和宰制關係的方法之一。由於傅柯強調人類主體的個體化，他對瘋狂、病態、犯罪以及懲罰和性慾的研究，也可以算是對理性的社會學史研究。因

為，他對理性被建構以及運用到人類主體，為的是要讓理性成為可能的知識形式的對象這樣的社會過程，一直都很感興趣。

貝瑞·史馬特對傅柯的權威性研究，讓我們對傅柯學派的經典能有非常系統的了解，進入傅柯作品中的關鍵論旨。傅柯一向是一位非常難以理解的學者，這並不是因為他的用語迂迴，或是他的概念無從捉摸，而是因為他的作品有反教化的結構。他的觀念並不想遵循傳統的教化結構——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的興趣，放在那些專業訓練的論述模式本身是如何被創造成權力關係體系的。這使得傅柯的作品一直都是社會學家的概念和觀念的來源，但是，要把他的看法整合起來卻一直都很難。但儘管如此，他的作品是否也是諸多能拓展社會學旨趣的重要影響力之一，卻是可以爭論的。例如，傅柯學派所關心的「論述」，本質上都一直內化到社會學有關的辯論當中。貝瑞·史馬特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傅柯的作品給人相當多的啟發，它對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概念的穿透力都非常豐富。

彼得·漢彌爾頓

(Peter Hamilton)

序言和謝辭

傅柯一九七〇年在巴黎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所發表的就職演說——〈思想體系的歷史〉（The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中，討論到跟進入言談領域有關的那些困難、責任以及風險。我想，我們大多能了解傅柯的偏好，也就是已身在論述當中，是「生來要超越所有可能的開端」，因為起頭絕對不簡單。

要能對任何一個重要而具原創性思想家的經典作品和觀念作扼要性的總覽或是評介，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傅柯的情形更是如此。為傅柯的作品建立一個脈絡，對於指出傅柯想法上的限制、可能衝突的觀點以及矛盾是非常重要的。處理傅柯的作品，有很多因素會造成詮釋上的挑戰或問題。首先是，我們相對的較接近作品和它唐突的封閉這問題。這問題的意義是，這時候所需要的解釋必然多少是片面的，有待後來的修正和補充。其次是，傅柯的概念和分析以及現存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傳統思想和分析模式及分類之間的差異。第三是，分析任何作者的作品都會有的問題，亦即想法的脈絡——「我們只要考慮作者所提出那些脈

絡？」——「那麼，那些作者在死時仍未完成的、他的草稿、初稿、訪問以及書信等等的脈絡呢？」由作者這個人來假設作品的一致性，也同樣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①。最後但卻不是最小的問題是，任何評介實際上都要面對一個普遍性問題，就是要冒著誤植它想提出並公開給讀者的脈絡的危險。這本評介米歇爾·傅柯作品的書雖然並不絕對是針對社會學的讀者，但主要還是以他們為主，這裏所呈顯出來的脈絡是想要將傅柯的觀念介紹給讀者，刺激讀者親自去探索傅柯作品中極富刺激性的原創力。

很多人對這本書的出版都有貢獻，我特別要感謝彼得·漢彌爾頓以及克莉絲汀·布雷克莫爾（Christine Blackmore），同時，我也要感謝雪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提供小額的研究經費。最後，我也要感謝的是帖爾瑪·卡西爾（Thelma Kassell）、席爾維亞·帕金（Sylvia Parkin）以及葛羅莉亞·沃爾頓（Gloria Walton）非常迅速的為我打初稿。

① 傅柯在《知識的考古學》，Tavistock, London（1977），頁23～24，所處理的就是「論述的一致性」這問題。

「閱讀／傅柯」 蔡采秀

如何閱讀

傅柯的作品

傅柯的理論關懷與定位

貝瑞·史馬特的「閱讀」角度

譯者的「閱讀」角度

閱讀者的角度

就某個程度上而言，傅柯可以說是開啓西方近代有關性和情慾研究領域的先驅。他之所以研究性和身體慾望，一方面是延續西方自康德以來一直在思考的「人是什麼」的問題，想了解身體的慾望和快感對於人作為一個人的影響是什麼；另一方面則是本身的同性戀傾向讓他沈迷於對自我的探究。傅柯的研究方式除了精熟西方文獻的相關討論之外，也親自去體驗各種性交經驗，包括各種性虐待遊戲、變態的性交如拳交等方式；只是，他的色情體驗場所卻非酒家或妓院等風月場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受限制的匿名偶然相逢」。有關傅柯的生平，可參考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所著的《傅柯的生死愛慾》（高毅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有非常詳盡的介紹。

值得注意的是，傅柯是以自己各種異常性經驗的體驗，作為反省人類存在意義的重要素材；他有關性和情慾的研究最後要回答的還是整個西方對「人是什麼」這樣的終極生命關懷，這同時也是他對自我生命意義的最終關懷，而不是性和情慾研究合不合法，或是在學術或校園中該如何被對待的問題。以傅柯的自信和孤傲來看，他並不在乎合不合法這種制式問題，甚至這種訴諸社會集體暴力的權力運作，正是他竭力批判的對象。

正因為傅柯對權力是如此的敏感，因此，他在面對